



淺談美國亞太戰略布局與意涵之研究

撰稿人：張琪閔

摘要

世界各國在詭譎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均有一套維護其國家安全及利益的策略，並發展出相對應的軍事戰略或作戰概念，以因應潛在或日益崛起的挑戰。例如在亞太戰略環境中，為了自身的戰略利益，中共區域拒止／反介入（Anti-Access/Area-Denial, A2AD）及美國的海空整體戰（AirSea Battle, ASB）便是顯例。

美國在亞太雙邊同盟結構是保持地區穩定與繁榮的基礎，也是美國參與亞太的安全以及與地區互動的起點。聯盟關係使美國在該地區維持重要的前沿部署，例如透過在日本和南韓的前進基地設施，美國得以加強與非盟國的亞洲朋友訪問與聯繫，使美國得以維持對該地區可信的安全承諾。由於在亞洲的軍事基地，美軍的行動範圍與勢力擴展到印度洋和波斯灣。

近20年來中共挾其經濟發展，國防預算持續以兩位數字增長，軍力大幅提升，加速臺海兩岸軍力失衡，整體戰力已初具封鎖臺灣及奪占我外、離島能力。共軍遠交近攻之舉，由「強軍目標、強軍夢」進入新型大國關係及對整體亞洲安全觀與「一帶一路、一東一西」經濟整合、多國跨境合作國際關係，戰略構想規劃的中、遠程目標，實為國際間所矚目焦點與重視；另其本國軍演與跨國間聯軍演，著實顯示「大國崛起」之實，讓美國「亞洲再平衡」所主導的亞太區域秩序，注入一劑強心針，使美國不得不重新思考重塑與中共間關係，改變以往對抗歷史型態，以維持其在亞太地區戰發展；基此，臺灣是否仍然高枕無憂與曲肱臥枕，是我們值得去深思瞭解。

關鍵詞：國家安全、作戰概念、區域拒止／反介入、海空整體戰、前沿部署



壹、前言

美國歐巴馬政府面對亞太地區經濟與軍事力量的興起，建構出一所謂「再平衡」政策（Rebalancing），由於亞太地區展現出的活力和機會，歐巴馬政府遂令未來與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安全和資源等面向的互動列為優先考量事項處理，其中包括：

- 一、加強與盟友和夥伴，包括新興大國如印度和印尼的關係；
- 二、將政治，安全和經濟與區域架構鏈結，包括東亞峰會，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以及與東協（ASEAN）等，構成更廣泛的關係。
- 三、與中共保持積極，穩定的關係，在安全和經濟等全球問題上合作開發。¹

軍事方面，面對亞太區域日益崛起之中共，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面臨嚴峻考驗。尤以近年中共發展「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任何欲進入此一區域之外力或任何中共認為潛在的威脅，特別針對網路、太空、海上及空中等領域之進入將更形挑戰。另外，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聲譽及武力投射能力（Power Projection），將因此無可避免地受到區域安全夥伴的質疑。為了保衛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茲於2009年曾指導美國海軍及空軍發展一種可與中共「區域拒止／反介入」相抗衡之能力。²後來，才有「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之研究報告《海空整體戰：初始作戰概念》完成出爐。³

貳、美國在亞太常駐的決心

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納爾上將（Adm. Jonathan Greenert）在2013年5月7日的《國防新聞》（Defense News）表示，美國海軍在亞太區域的部署不會受到國防預算刪減的影響，甚至在2020年以前將現有部署海軍船艦數量由52艘增加至62艘，除定期巡航外更將永久駐防於亞太區域內之軍港。其中更明確指出，將派出濱海作戰艦（Littoral Combat Ship, LCS）以其高度機動性來因應亞太地區領土爭議問題。⁴

2013年4月15日美國國務卿凱利（John Kerry）在日本東京工業大學以「21世紀太平洋夥伴」（21st Century Pacific Partnership）為題演講時表示，歐巴馬總統（Barack Obama）已做出要再平衡美國於亞太的利益與投資的睿智與戰略承諾。他保證，身為太平洋國家的美國將認真看待太平洋夥伴關係，美國將持續建構主動與永續的經營與長期進駐。⁵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洛克利爾（Adm. Samuel J. Locklear）2013年4月9日於美國參議會軍事委員會（Senate Armed Forces Service Committee）發表太平洋司令部整體態勢報告（Statement of Admiral Samuel J. Locklear, U.S. Navy Commander, U.S. Pacific Command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U.S. Pacific Command Posture）指出，美國總統歐巴馬於2011年指示其國安團隊「將美國於亞太地區的存在及任務作為優先任務」（Making America's presence and mission in the Asia-Pacific a top priority），⁶美國太平洋司令部依照總統

指導，隨之規劃相應戰略及整體態勢規劃。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2012年6月2日一則報導，美國在接下來幾年將部署更多軍艦到亞太地區，以加強這個區域的軍事駐防與部屬（Military Presence），幫助亞太國家加強防衛能力，同時也希望促進與中共的關係。美國前國防部長潘內達（Pannei Da）於2012年6月2日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論壇」（The Shangri-La Dialogue）中詳細解釋美國重返亞太地區，闡述「亞太再平衡」新戰略，確保美軍繼續作為一個全球以及必要的力量。⁷潘內達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論壇」表示，到2020年，美國將把海軍艦隊的主力轉至太平洋地區，並在太平洋部署更多船艦，以擴展在亞太的軍事伙伴網絡，穩步增強美軍在亞太區域的軍事角色。儘管由於軍費開支的壓力，美國海軍艦船總數在未來幾年將有所下降，但美國海軍在太平洋部署的軍艦數量卻將呈現增長的趨勢。

從澳洲角度觀之，澳洲國防部在2012年5月頒布的《澳洲國防兵力態勢總檢》（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Posture Review）中表示，澳洲視美國為印度太平洋地區（Indo-Pacific Region）的正面平衡力量，這股力量同時與澳洲國防部的全球戰略部署態勢息息相關。⁸

在美國國防部2012年1月公布的《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要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中，身為三軍統帥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文中表示，在面對預算刪減的艱困

環境下，美國仍將藉由釐清美國戰略利益及國防開支優先順序後，持續保持全球領導地位。

⁹另外，在同一份文件中亦清楚表示，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利益繫於亞太地區，並且有必要對亞太地區實施「再平衡」（Rebalance）戰略。¹⁰由上觀之，美國總統公開的訊息已清晰明確，亦即「即使預算刪減，美國仍將重心置於亞太以維繫其利益」。

在美國國防部2012年1月公布的《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要務》中提到，美國未來仍將持續做出必要投資確保有能力自由進出特定區域，以達成美國與盟邦的協約及國際法的承諾。¹¹美國前國防部長潘內達在文中更明確的指出，在歐巴馬總統的指導下，國防部面對預算困難環境，將塑造量小、質精、靈活、彈性及科技優勢的聯合作戰部隊，並且置重點於亞太及中東地區。¹²顯見美國在軍力規劃仍將持續具備干涉全球事務的軍事投射能力，以領導全球的姿態干預國際事務。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2011年在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表示：「未來10年，要更巧妙且有系統地投資時間與精力，使美國在持續領導、確保利益及發展價值方面處於絕佳位置。其中美國最重要的大政方針將是持續在政治、外交、經濟、戰略等方面投注於亞太地區」。¹³由於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指導，希拉蕊明確指出美國未來政策的重點與方向，均以亞太地區為重心。

此外，美國不會容許中共勢力在亞太過度



擴張，但中共解放軍現代化及科技的躍進確實引起亞太國家對區域安全的重視。亞太國家在與中共經貿、軍事方面交好同時，也與美國保持合作及支持，美國也因此趁勢透過經濟、外交與軍事方面與亞洲盟邦緊密合作與互動，得以藉「圍堵」的方式阻礙中共的快速崛起。¹⁴同時美國在預算方面考量，也需要亞太盟邦更多支持，藉以分擔財政壓力，以順利實踐希拉蕊所稱之「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 P C）」。

為防止因中共崛起而破壞亞太區域穩定與平衡，美國將從政治、外交、經濟及戰略等面向制衡中共。¹⁵美國也表示一直沒有離開過亞太地區，重返亞太可說是美國大戰略體系內的戰略「再平衡」。¹⁶而其海空整體戰的發展也是美國整體大戰略裡，針對亞太區域所準備的一項戰略手段。

無論是重返亞太或戰略再平衡，美國出現類似的戰略思維都代表著中共勢力在亞太崛起，其中由於解放軍在軍力成長速度方面驚人，亞太區域從過去一超多強的情勢轉變為兩極體系的結構。在中美競合過程中，亞太盟邦的立場，是美國在進行亞太戰略時的重要考量。透過美國、日本、澳洲、印度、南韓、越南、新加坡、菲律賓等合作，試圖對中共進行圍堵，也讓亞太區域處處可見美國存在的身影及合作的聯盟集團。¹⁷

透過美國前國防部長在香格里拉論壇對美國重返亞太的論述直至現任國務卿凱利（John Kerry）等人對於美國在亞太的政策論述中得知，美國在強化與盟邦關係以提升太平洋國家自我防衛能力方面，將持續扮演關鍵的角色。

¹⁸然而，在美國國內經濟況狀不佳的環境下，在維持前沿部署的同時，也要透過賦予盟邦責任的方式，降低財政壓力。根據上述美國高層官員及相關報導可知，亞太地區充滿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等多方利益，持續在亞太地區保持軍事存在，除可確保區域勢力平衡外，亦能有效掌握美國國家利益。

美國已於2014年自阿富汗、伊拉克完成撤軍；在國際安全領域則強化美日軍事同盟及美韓軍事協防條約，並積極發展美、日、澳戰略伙伴關係，以縮短美軍進入南海時間，進而有效監控印度洋與太平洋交界的海上活動。美國甚至邀請印度參加美、日、澳聯合軍事演習，並同意出售神盾級巡洋艦給印度。¹⁹由此可見，美國從日本、南韓、關島、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印尼再到印度，從地緣戰略角度觀之，已經明顯包圍中共。

中共於2013年11月底片面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後，美國為免區域惡性循環，美國於11月26日派出兩架遠程轟炸機通過有爭議的釣魚台防空識別區週邊。這是對中共發出勿再繼續測試美日堅強同盟的警告。此外，美國方面針對此事立即派出副總統拜登前往日本、中共，拜登表達中共的行為造成區域不穩定的影響，並敦促中共領導人避免進一步升級，並希望中共能更加合作。拜登也建議盟國日本和南韓保持克制，並保證華盛頓的承諾以確保聯盟的完整性。整體而言，拜登的目的是展示美國在亞洲再平衡的持續力及華府的承諾，以緩解此一地區盟邦的懷疑。在美國派出B-52轟炸機飛越後，中共在防空識別區的執行上則有所鬆動

，並且表示將僅針對不同威脅程度做出適當的回應。²⁰

此外，為實現國防部的戰略目標，美國在國內與國外關鍵盟友合作同時密切合作。通過與國外的防務關係，美國不僅有助於避免危機，也提高目標達成的有效性。此外，通過與國家安全的其他元素，包括外交、執法、貿易、情報的交流，將增強美國的防禦能力，以阻止潛在威脅。

由上述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及國防部指導，美國除了已清楚界定亞太地區的威脅外，從國防預算、裝備獲得、外交管道、跨國合作等，美國正依計畫逐步建構其在亞太地區因應中共的反制措施。尤其美國在新進技術上的領先以及與亞太地區傳統盟邦根深蒂固的邦誼，相信在短期之內仍具有相當實力可反制中共在亞太地區的拒止能力。

參、軍事手段—海空整體戰

根據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卡特（Ashton Baldwin Carter）於2012年10月3日，談論關於美國在國防預算緊縮的現實下，是否仍有能力支撐亞太再平衡戰略時的證詞表示，美國國防部內部正依計畫逐步執行亞太戰略平衡的承諾。此外，卡特列舉了五項事實做為證明：首先是由於軍事能量的緩步增加。伊拉克戰爭已經結束，安全責任也逐步過渡給阿富汗政府。因此，美國將釋放過去被捆綁於中東地區的軍事能量到其他任務上，譬如促進和平和加強亞太地區的合作夥伴關係。海軍資產方面，將從阿富汗和中東地區轉移包括水面作戰艦艇、兩棲

艦艇，以及最終將是航空母艦。空軍方面，包括無人駕駛系統和情報、監視和偵察資產，以及轟炸機，網絡和太空力量，都將可以被重新部署，重新專注於亞太地區。在陸軍和海軍陸戰隊方面，先前部署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設備和人員，也將投入在其他地區的新任務。²¹第二，投資新的能力，尤其是與亞太地區有關，即使在面對預算控制法案仍會謹慎保護這些能力。海軍方面，投資在維吉尼亞級潛艇及其有效承載模組，這將使攻擊潛艇攜帶魚雷大小的武器和超過60枚巡弋飛彈。在反潛作戰能力方面，將持續維持美國先進的海底優勢，包括P-8A海上巡邏機、M-60反潛直升機以及情監偵資產，如廣域海事傳感器（Broad Area Maritime Sensor, BAMS），性質上如同海上版本的全球之鷹無人偵察機。空軍方面，投資KC-46加油機、新式隱形轟炸機等。尤其針對網絡、太空、電子戰、無人機及遠程打擊系統的投資，所有一切都是亞太地區需要的武器系統。卡特表示美國將繼續維持科學和技術的優勢。第三，美國正在改變亞太地區前進部署的態勢。到2020年，將有60%的海軍資產轉移到太平洋，這是歷史性的舉措。多達2500名海軍陸戰隊員輪流在澳洲駐紮，另有4艘瀕海戰鬥艦進駐新加坡。尤其在關島的軍事存在和和周邊地區的能量建立，特別是做為一個西太平洋重要的戰略樞紐。B-1轟炸機進駐該區域，增強原本就已進駐的B-52轟炸機輪替。F-22已經部署在日本嘉手納空軍基地，未來也將部署F-35聯合攻擊戰機。美國正在優先部署最新的資產進入亞太地區。第四，美國正在與盟國和



夥伴密切合作，建立一個和平的亞太地區，促使每個國家在該地區蓬勃發展。國務院在該地區主導外交同時，與盟國的防務關係也扮演重要角色。第五，美國國防部除了保有美軍過去執行反叛亂作戰的能力外，未來在亞太地區將投注更多的創新動力。尤其離開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國防規劃者、分析家、科學家和機構將投入更多的時間在亞太地區。²²

海空整體戰是一個達成有限目標的作戰概念，在區域封鎖的環境下塑造必要的聯合戰力，並持續發揮武力投射。²³海空整體戰的概念，旨在向盟國和潛在對手確保美國在全球公域的行動自由。該構想雖形成不久，但已有許多實踐的動作，並且未來將達成兩個目的：一、封鎖麻六甲海峽，阻斷中共的對外戰略資源通道；二、深入打擊，將以空中方式為主，對中共內陸重要目標實施摧毀。²⁴

在戰略上，海空整體戰支持美國的最高整體戰略，即維持西太平洋的穩定。其中的戰略包括：一、保護美國領土（含關島）、海外基地和輔助設施；二、保護關鍵盟友；三、保護美國及其友邦的海上貿易；四、必要時阻斷中共的海上貿易；五、衝突時瓦解中共軍事力量；六、在西太平洋地區遂行後續武力投射行動。在作戰上，必須解決如何抵銷中共區域拒止及反介入的挑戰，或在武力投射上重新奪取行動自由。在戰術上則尋求如何透過有效地聯合作戰滿足上述作戰需求。²⁵

因此，將海空整體戰概分為下列3個目的說明：一、武力投射與行動自由；二、嚇阻力量與平衡戰略；三、結構調整與兵力轉移。

一、武力投射與行動自由

海空整體戰的原始目的就在於美軍顧及在亞太區域的利益（包含能原、運輸、經貿等），以及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武力投射與行動自由，特別是面對中共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對美軍構成的挑戰。因此，開發一個可凝聚美國各軍種聯合作戰力量的概念，於戰時具備強大的綜和能量介入亞太事務。²⁶

中共欲於西太平洋建構阻止外力進入亞太地區之軍事能力已成顯而易見的事實。美軍顧及國家利益及區域和平與繁榮，欲達成海空整體戰的目標一進入特定海域，美國空軍及海軍意識到，未來將扮演重要的角色。²⁷根據美國海權思想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著作《海軍戰略論》對海軍角色之闡述，包含船艦數量之優勢、摧毀敵艦及制海為海軍行動主要目標。其中馬漢於遠洋作戰一章中提到，一個遠征軍在遙遠的戰場上，必須配屬第二個基地為接應，當本國與前進基地有較長距離時，海軍投射力量的優越，便可掌握海上交通的安全。²⁸在國土以外的海洋作戰，不管作戰國是否已在遠洋獲得據點，應該總是企圖採取攻勢，以佔領或控制對方的領域。即使戰爭的目的是防禦，最妥善的防禦仍然是從攻勢中獲得。²⁹也就是透過攻勢作為，達成武力投射遠洋的目的。

因此，美國國防部依據全球安全環境變化，發展可防衛與維繫美軍進入這些危險區域的能力，以確保行動自由。³⁰

二、嚇阻力量與平衡戰略

由於海空整體戰構想是預想作戰問題，設

想中美之間可能爆發衝突，嚴肅思考作戰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問題。因此必須設想可能的情景，當前軍事趨勢的發展，以及隨時間的推移，中美關係的惡化，摩擦事件導致事態逐步升級，即由緊張狀態到對抗狀態，再到危機狀態，最終導致公開的武裝衝突。³¹這種方式思考某一作戰概念並非意味著中美之間必定發生戰爭。相反地，發展這種概念將有助增強嚇阻，因為這種概念的實施能夠保持穩定的軍事平衡，並展現有力證明，若發生衝突，美軍能夠擊敗中共的區域拒止作戰網路。³²同時，也能夠降低中美軍事平衡的誤判或其他管道的誤解，從而增加危機的穩定性和對升級的控制。³³而且，這樣的嚇阻力量對於位在東亞區域，直接受中共與日俱增威脅的台灣和日本更形重要。特別是在中美戰略競爭的環境下，海空整體戰提供了嚇阻與區域平衡的力量。³⁴

另外，透過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研究報告裡，對海空整體戰給予以下含意：海空整體戰並非為了與中共作戰，也不是為了擊退中共在區域內的影響力，甚至不是為了圍堵中共。³⁵正確地說，美國體認到中共龐大的經濟成就促使軍事方面獲得令人敬畏地能力，因此發展出的一套「平衡戰略」（Offsetting Strategy）。³⁶海空整體戰更進一步地為確保美國在東亞地區持久性關鍵利益（Vital Interests）以維持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其中「平衡戰略」一項關鍵要素是，美國將持續向區域內的盟邦及夥伴展現其能力，確保盟邦將不會成為中共恫嚇的受害者或因此「芬蘭化」（Finlandization）。³⁷而這項平衡戰略更明確的闡述應該是，海

空整體戰整合美軍形成一股可發起先制攻擊的力量，以嚇阻中共試圖阻擋美軍必要時進入亞太區域。³⁸

所以，根據海空整體戰的概念，美國必須具備針對上述空間實體攻擊的能量，以保有適當的嚇阻能量。³⁹

三、結構調整與兵力轉移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2011年6月正式宣布美國從阿富汗撤軍計畫，美國陸戰隊及空中機動師陸續從阿富汗撤出後，除了返國整軍與訓練外，將可運用於其他潛在衝突地區。在近期南海情勢升高之際，撤軍的兵力也將成為因應亞太變局的預備武力。⁴⁰此外，911事件發生前，美國外交政策就已逐漸將戰略重心移往亞洲地區，以因應中共的崛起，並切確保美國在亞洲的優勢地位。尤以這幾年亞太地區權力結構出現明顯變化，為因應中共崛起產生的區域安全效應，歐巴馬積極推動在亞洲地區的「前進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強化既有的同盟網路和戰略夥伴。⁴¹

發展一套戰略的核心就在於能夠利用現有資源，為達成戰略目標提供指導。由於未來美軍可用的國防資源將越來越有限，而戰略則必須是運用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免得結果是一個中空的戰略，既不嚇阻的敵人，也不確保盟友安全。⁴²因此，為確保進入特定區域的能力，有選擇地考慮風險，並有效利用美國的優勢和打擊對手的弱點，美國必須更巧妙的整合資源。例如，高度整合海空軍和緊密協同作戰於全般作戰領域，使用網絡作戰使敵機威脅失效，或用空中力量抵銷水面及海底的威脅等。



43

面對中共的反介入戰略，美國因應對策選項包括：保持靈活彈性、亞太地區駐軍結構轉型、在世界各地繼續駐防並保持美軍在全球的行動自由、強化美國的軍事現代化質量，以及增強與盟邦間的軍事與安全合作夥伴關係。海空整體戰的發展，一方面能夠保持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優勢，同時還可以結合刪減國防預算整體配套措施，減少地面作戰人員的維持經費。一方面重新調整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一方面仍可以繼續保持戰略嚇阻力量。美國國防部於2010年5月正式提出此一構想，其內涵強調美軍未來將充份利用無人飛行載具、航空、航天、網路、電子等方面的科技優勢，以關島、日、韓、澳洲等盟國的作戰與後勤基地為依託。發揮海空作戰、太空，以及網路空間力量，聯結一個以太空與衛星系統為核心，由天基平台、空基平台和海基平台構成多層次立體作戰體系，在多維空間內有效發揮各種作戰力量的融合，以摧毀對手國的「反介入戰略」能量。⁴⁴

肆、與區域盟邦之合作

2013年11月底，中共在未經與他國商議情況下，單方面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劃定範圍含括中日兩國主權有激烈爭議的釣魚台上空，中共已要求從宣布開始，任何飛機進入該區必須報告自己的飛行計劃、保持通信暢通、表明身份，否則中共軍隊將採取防禦性的緊急措施應對。中共此舉在於希望透過單方面制定空域的管理權限，以加強控制有爭議島嶼的區域

，此舉也已經明顯侵害日本政府定期派遣巡邏船隻到該地區爭議海域的權益。此外，也可能是共軍的期望所驅使，為擴大其武力投射範圍。共軍多年來一直表示，日本的防空識別區不公地限制了中共軍用飛機的行動自由。因此，不斷希望能建立自己的防空識別區。中共片面的舉動已經機起日本及美國的不滿，甚至近年與中共交好的南韓也備感憂心。澳洲外交部長畢曉普（Julie Bishop）表示，中共公佈的時機和方式對於區域都是有害無益的。隨著近年東海島嶼爭端持續醞釀，中共突然的宣布，已經為地區緊張局勢引發不必要的升級，而且使人質疑其曾表示將和平利用不斷增長國力的承諾。⁴⁵中共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已經很明顯的再次攪亂這一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然而，就中共角度觀之，隨著國力漸長，能將國力與勢力範圍盡可能向外延伸並有助於確保國家利益，不難理解。此外，中共也逐步的為區域拒止及反介入作戰環境布局，經由防空識別區的劃定，爾後任何進入該區域的航空器都必須事先完成報備並接受中共管制與監控，這將有助於中共對於區域軍事行動的掌握。不過，這也同時激起美國確保在西太平洋國家利益的決心，將更堅定的介入亞太事務，以免逐漸喪失其主導地位甚而必須退出西太平洋的部署。預判美國與亞太地區盟邦將更加緊密的合作，以因應中共過度擴張所採取更冒進的行為。

基於上述考慮，為維持美軍在西太平洋戰區（尤其是東北亞）的力量投送，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必須仰賴盟國，特別是日本的支持。日本在其北部和東部地區提供了一定的戰略縱深

。此外，琉球群島的地理條件特別適合反潛作戰。在中美衝突的想定中，如果日本終止與美國的盟友關係獲選擇保持中立，那麼海空整體戰構想執行將更加困難。如果沒有日本的支持，成功協防台灣或南韓將是一大問題。⁴⁶因此，美國必須將其海外基地的投資組合多樣化，確保地區內盟邦及海外基地的使用權與協議，此外，更遠程的規劃應該發展「降低受敵打擊之戰區外遠距作戰能力」為主的策略及武器系統或尖端科技。雖然官方文件中盡量迴避提出任何應該廢除或發展特定武器的建議，部分軍方人士則希望類似冷戰時期的裝備諸如航母及短程戰機應該減少投資。取而代之的應是，低視度船艦搭載遠程飛彈、可於敵境內秘密飛行數日之艦載無人飛行載具以及新一代高速、遠程、匿蹤長程轟炸機等。⁴⁷要真正實踐這一理論，尚有完善理論體系、爭取軍費投入、制定作戰方案等，其中任一環節未能緊扣，則整體效果將大打折扣。

另外，歐巴馬於2012年訪問澳洲期間，美澳簽署新的軍事合作協議，達成在澳洲北部達爾文永久性部署至少2,500名美軍陸戰隊員之協議，將達爾文港建設成為一個大規模的軍事指揮中心，能夠駐紮航母、B-52轟炸機、全球之鷹無人飛行載具等多種戰略裝備。其戰略部署正在與原有的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美菲同盟及美澳同盟，於第一島鏈由北至南緊密強化與盟國之關係。⁴⁸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羅素（Daniel R. Russel）2013年12月31日以「亞洲再平衡是既成事實」（The Asia Rebalance Is Here to Stay）為題

投書美國新聞網站「哈芬登郵報」（Huffington Post），闡述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羅素指出，美國的安全與繁榮和亞太的和平發展密不可分，歐巴馬總統在5年前決定將與亞太地區交往視為美國的戰略重點。羅素表示，美國致力於擴大亞洲的穩定、民主和繁榮的國家行列，而在推動與夥伴的教育、安全與機會方面，美國可發揮重要作用，為亞太地區人民提供更多自由。透過與太平洋夥伴共同擴大自由貿易和經濟成長，可創造互利共榮的結果。羅素表示，美國在2012年對亞太出口總值達5千5百50億美元，估計為美國創造2百80萬個就業機會。國務卿凱瑞也經常提到，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同等重要，因此在接任國務卿後，就把建構歐巴馬總統的亞洲戰略再平衡列為明確的優先施政目標。羅素表示，凱瑞就任的第一年就與東協十國的元首和外長，以及澳洲、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和太平洋島國的領導人見面。羅素說，部分區域夥伴可能會因美國國內政治紛擾，使歐巴馬總統無法前往亞洲出席會議感到不安，但很少理性的人會懷疑美國致力與亞太地區往來決心。⁴⁹

美國亞太雙邊同盟結構保持地區穩定與繁榮的基礎，也是美國參與亞太的安全以及與地區互動的起點。聯盟關係使美國在該地區維持重要的前沿部署，透過在日本和南韓的前進基地設施，美國得以加強與非盟國的亞洲朋友訪問與聯繫，使美國得以維持對該地區可信的安全承諾。由於在亞洲的軍事基地，美軍的行動範圍與勢力擴展到印度洋和波斯灣。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的波灣戰爭和2003年伊拉克自



由行動，首支前往該戰區的部隊均為駐紮在日本基地的美軍，顯見盟邦支持美國作戰行動的重要。美軍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雙邊聯盟是不斷進化的動態元素，必須時而調整角色、防務和能力，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911恐怖攻擊及2001年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反恐戰爭，促使了美國與亞洲聯盟的轉變。⁵⁰在安全體系方面，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各項雙邊同盟體系主要是冷戰期間為對抗共產主義擴張而設。進入後冷戰時代，隨著蘇聯解體與中共轉型，區域內的共同安全與威脅已趨於緩和，美國的亞太盟邦似乎對於仰賴美國戰略以維護安全少了迫切的需求。同時，隨著中共經濟實力快速提升，以及過去多年來的「睦鄰政策」與「和平發展」的強調，其幅員遼闊且具有發開潛力的市場正對周邊鄰國釋放強烈的經濟吸引力，進而使許多國家傾向與其保持良好關係，使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一度鬆動。因此，美國必須設法突出區域爭端，例如南海、釣魚台爭議等，使盟國了解亞太地區仍存有安全顧慮，必須與美國保持密切合作才能獲得安全保障。⁵¹以下列舉美國在亞太地區主要且有正式外交關係之重要盟邦，日本、南韓、泰國、菲律賓及澳洲，說明美國在亞太地區與盟邦之交流關係。

由於日本近年在政治、軍事及安全等領域也有崛起之勢，日本試圖拋棄二戰陰影欲於亞太地區扮演更積極角色，試圖成為一個擁有正式軍隊的正常國家。根據美國華府智庫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美國應保持在亞太地區的雙邊同盟作為參與事務的基礎，亞太盟友是在因應傳統安全挑戰不可或缺的夥伴，同時並提供非

傳統安全問題的有效處理基礎。強有力的雙邊關係，必須基於恆久的、開放的和誠摯的協商。美日同盟是美國參與亞太基礎，美國應該重振這至關重要關係，並重申其作為一個安全擔保人的角色。彈道飛彈防禦上的合作，應繼續按計劃進行，美軍從日本到關島的搬遷和調整應加快。華府和東京應該擴大和深化合作，包括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⁵²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盟友莫過於日本，在1997年及2005年，雙方均達成重大協議，關於日本本土以外地區遭受攻擊時，彼此因應衝突時的合作共識。不過，日本因應衝突的規模必須在其憲法規範的範圍內（不論是實際參與作戰行動、對美軍提供後方勤務支援、或僅是被動地提供領土供美軍使用）。在其1997年的國防指導中有內容模糊地表示，日本願意參與衝突的規模包括日本本土周邊的狀況，這樣的辭令或許可被解讀為，從人道救援到非戰爭軍事行動或實際的戰鬥行動之間的範圍。甚至在某些程度上，這般的辭令似乎針對潛在的對手，諸如北韓或中共。在2005年時，日本曾表示，期盼台海兩岸的問題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之，似乎向北京透露出一則訊息：若北京企圖對台使用武力，將有可能承擔來自美國與日本的共同回應。⁵³

日本應對中共的崛起最清晰顯著的反應，就是投向美國懷抱。中共的崛起是日本親美聯盟最重要的驅動器，但其他的動機也一項重要，包括來自北韓核意圖的不確定性。也恐懼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亞洲高度重視可能減弱。在美國的協助下，培育日本自己的外交和軍事能

力將較不招致國內或國際的反彈，最好的辦法是通過美國聯盟的背景下，活躍其軍事和政治活動才是權宜之計。日本與美國的密切關係一直在各種領域顯現，在軍事上，迅速批准對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提出協助，明顯地是日本象徵性的決定。這個親美的關係也在日本本土顯現，例如，日本決定與華府進行飛彈防禦系統聯合開發和部署的合作計劃，以重組其在亞洲的勢力。也增加了美國在日本的軍隊駐紮，以及美軍部署到日本更顯著的指揮機構（特別是第一軍團地面部隊，負責擔任在亞洲應變部隊），在在顯示願意公開與美國勢力親密的關係。⁵⁴

此外，日本內閣設立國安會以及推動《特定祕密保護法》。日本此舉就是回應美國政府強烈期待，以達成美國提出的訊息保密要求，可使未來日本新設情報單位能和美國更緊密地合作，並交換訊息與分享情報，以有效因應中共快速的軍事崛起。在美日「2+2」會談共同聲明中，華府也對此表示支持。⁵⁵

南韓對於美國的重要性有以下四點：首先，美國和南韓是20世紀50年代初以來的盟友。在軍事聯盟方面，美國承諾協助南韓自我捍衛，尤其是針對來自北韓的任何侵略。同時，美國維持約28,500人的部隊在南韓並且將其納入美國的核保護傘下。其次，華盛頓和首爾一直以來針對如何應對北韓的挑戰方面共同合作。第三，南韓崛起成為一個全球性的主要角色，尤其在兩國政府、企業和私營機構的互動和相互合作上，提供了更廣泛的機會。第四，美韓兩國的經濟緊密交織，並加入了韓美自由貿易

協定（KORUS FTA），成為美國的第二大自由貿易區。南韓同時也是美國的第七大貿易夥伴，美國是南韓的第三大貿易夥伴。⁵⁶

自2008年底以來，美國和南韓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幾十年來的最佳狀態。首爾和華盛頓之間的親密是2013年2月底卸任，前總統李明博（Lee Myung-bak）所奠定的，加上兩國政府之間的利益趨同所致，特別是在北韓議題合作上格外密切。未來美韓關係根據新任總統樸槿惠（Park Geun-hye）的政策舉措顯示，整體預計將保持健全發展。而處理北韓問題仍是主導美韓兩國關係的主要戰略要素。⁵⁷

菲律賓是美國在亞洲的條約盟友，該國直到1992年一直是美國主要的海軍和空軍基地，也是美國在全球反恐戰爭的重要合作夥伴。除了國防關係，菲律賓與美國有著深刻而長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關係。菲律賓做為東盟的創始成員之一，該國的角色為處於南海爭端中的前線地位，使其應對中共崛起扮演著特別有趣的和重要的角色。菲律賓應對中共的崛起，是不論就地理或政治層面而言，特別是其內部相對不穩定，均是很自然的關鍵決定因素。菲律賓是一個民主政治制度，受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免受外部攻擊。然而，該國遭受長期的政治不穩定，主要表現在不定期的軍事叛亂和法外的人民力量運動以反對現任政府。國內政治動盪和軍事上的軟弱抑制該國在國際上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能力，以保護其在南海相對於其他聲索國應有的權益，包括中共的威脅在內。這些弱點，結合中共導向型經濟增長的前景，已經產生了國內對於中共的一般政策，可能朝著中



共期望的方向繼續。與此同時，這沒有減少與美國在菲律賓的影響力，因為自21世紀初以來，這兩國間的關係已經持續增長。⁵⁸

美菲關係的改善和擴大，在經濟和商業關係有許多突出的表現外，同時也保持安全合作的重要性。美國投資繼續在菲律賓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而兩國強大的安全關係建立始於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在1998年2月，美國和菲律賓的談判達成了「部隊訪問協議」（Visiting Force Agreement）。根據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的架構下，為未來增加軍事合作鋪路。該協議由菲律賓參議院於1999年5月和1999年6月1日批准生效。根據部隊訪問協議，美國進行軍艦訪問菲律賓港口，並恢復與菲律賓軍隊的大型聯合軍事演習。2003年10月，美國將菲律賓指定為主要的非北約盟國。同月，菲律賓加入12項聯合國反恐公約。⁵⁹

菲律賓因應中共崛起的另一方面是，更緊密的與美國的國防事務安全合作。在2003年10月，美國將菲律賓列為「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主要盟友以外，馬尼拉是美國在全球反恐戰爭中一個主要的合作夥伴。對於菲律賓，與美國安全合作是軍事訓練、裝備和相關援助以及解決來自伊斯蘭武裝分子嚴重內部安全挑戰的重要來源。此外，透過恢復與美國的防務關係，馬尼拉希望建立對付中共某種程度的嚇阻力。⁶⁰因此，與美國的年度雙邊軍事演習對於菲律賓武裝部隊海洋領域及海上合作的認識有直接幫助，同時也共同打擊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和伊斯蘭激進組織。演習不僅包

括聯合軍事訓練，也包含人道主義救援項目，同時為衝突和受災地區帶來發展和救濟。另外，美國售予菲律賓國際軍事教育和培訓計劃（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MET）在太平洋是最大的，是全球的第三大。2002年11月。在執法項目中，美國和菲律賓機構間合作，過去將許多恐怖分子繩之以法。另外，美國常駐法律顧問還提供了對菲律賓檢察官的培訓等。⁶¹

超強颱風「海燕」於2013年11月8日橫掃菲律賓中部，五千餘人喪生，受到影響的則多達44個省份內約一千餘萬人，堪稱世紀大災難。災難發生後，菲國限於本身救災能力薄弱以及基礎建設欠佳，對大片災區顯出無能為力的窘態，美國立刻展現驚人動員能力馳赴救援。美國國際開發署援助小組第一個抵達受災的萊特省（Province Leyte），在菲律賓展開救災工作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則是最早抵達現場的救援力量之一。風災發生時正停靠在香港、載有5千多名士兵和80多架飛機的「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立刻奉命召回休假官兵向菲律賓進發。當時與航母一起停靠香港的另外五艘美軍軍艦也都前往菲律賓協助救災。美國除了龐大的軍事救援行動之外，提供了總額近3700萬美元的緊急救助，其中包括向世界糧食計劃署提供的一千萬美元，用於採購2500公噸稻米，發放給災區民眾。⁶²顯見美國與菲律賓多年的聯合演習及人道救援演練，在實際災難發生時突顯兩國的邦誼與默契。

澳洲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古老的朋友和盟友。兩國彼此並肩作戰，從第一次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1991年波灣戰爭、韓戰、越戰及近年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澳洲現在是美國繼英國之後在世界上第二個最親密的盟友，兩國親密的關係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60年來，美國是澳洲國防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華府為澳洲提供強大的安全保障，包括延伸核嚇阻。澳洲憑藉自我防禦態勢，在區域內強化與美國情報、國防科技、武器和軍事後勤保障等高度互通的特權。與美國的聯盟大大增加澳洲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尤其在亞洲。⁶³澳洲是授予美國武裝部隊使用全球第五大陸境內的國家，是澳洲與美國的密切軍事合作的指標之一。源自相同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背景，澳洲和美國有著許多共同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兩者都有來自不同起源的大量移民以及土著居民，各自都擁有充滿活力的文化。澳洲長期以來在亞太地區一直是美國的重要盟友，尤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在文化和歷史背景相似之下，加上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美國與澳洲有格外深厚而緊密的關係涵蓋了整個國際關係、商業、文化、環境、政治和國防領域的合作。此外，澳洲是美國軍售的主要購買國，穩居全球排名前10位。2004年8月，澳洲選購3艘美國海軍神盾作戰系統的新防空驅逐艦，將在2014年開始服役。F/A-18戰鬥機是澳洲皇家空軍的主要作戰飛機，自2002年10月起，澳洲成為以美國為首的研製生產聯合攻擊戰鬥機項目的合作夥伴。此外，澳洲政府於2006年簽署了聯合攻擊戰鬥機的生產、維持和後續發展的理解備忘錄。預計將向美國購買可能高達100架聯合攻擊戰鬥機，並在2014年開始交付，澳洲的第

一個作戰中隊計劃在2018年將進行運作。澳洲也是與美國發展P-8A海神海上巡邏機的合作夥伴。⁶⁴

泰國一直被認為是美國繼日本、南韓、澳洲和菲律賓以外，在東亞主要的安全盟國之一。泰國與美國共同努力的安全關係建立在一堅定的歷史基礎上，從韓戰、越戰和1991年的波灣戰爭。泰國在韓戰期間派出6,500多名部隊協助聯合國司令部，泰國部隊遭受傷亡超過1,250。10年後，美國在泰國發起轟炸北越和寮國的救援任務。直到近年1991年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泰國的港口和機場提供前往戰區的美軍在部隊派遣、裝備和補給運送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樣地在2003年10月，美國前總統布希指定泰國為非北約的主要盟國，使得泰國獲得更多美國對外援助和軍事援助，包括主要武器採購的安全保障。2001年7月與美國達成一項協議，允許泰國購買配備於F-16戰機的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是東南亞家中的首例。泰國總理塔克辛（Thaksin Shinawatra）授權重新開放越戰時期美國在泰國烏打拋（Utapao）空軍基地和梭桃邑（Sattahip）海軍基地，支援美軍後勤部隊在阿富汗和中東的作戰任務。泰國擔任許多美國和國際救援工作的後勤樞紐，例如2004年印度洋海嘯和2008年緬甸風災等，使美國得以利用空軍基地和海軍基地指揮整個地區的空中和海上救援行動。⁶⁵

泰國於美國兩次的主要戰爭派遣了部隊，展現與美國關係的強韌關係。例如，於阿富汗戰爭時派遣以工兵為主的部隊協助美軍自由持久作戰的機場跑道整建、醫療服務及其他特種



作戰等。2010年，泰國也派遣了2艘軍艦前往索馬利亞海域亞丁灣，執行為期四個月的多國聯合打擊海盜任務。美國國防部在全球發起的軍事轉型與調整，為泰國提供了安全合作的潛在機會。美國國防部打破了在東亞軍隊數量上維持10萬大軍的保證，目的為了轉型更為機動與能力提升的部隊。美國國防部計畫人員強調一個在東亞維持一個「異地而非駐地」概念的部隊，亦即美軍可以暫時使用泰國的軍事設施做為作戰訓練用，而不需要保有龐大軍事存在。透過美國國防部的集體安全概念，各國提供軍事設施使用權以換取美國軍事能量提升與軍事援助的互惠。美國也透過外國軍事財務專案（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FMF）提供泰國軍隊購買武器裝備的基金，此外，身為美國非北約主要盟國，泰國符合擁有美國二手軍艦與戰機的轉讓使用。⁶⁶

另外，數以萬計的泰國軍官及各民間機構的領導階層均在美國的國際軍事教育和培訓專案計劃下，前往美國接受軍事相關教育與訓練。專案的目的在於強化外國軍隊的專業程度以及改善與美國間的防衛合作關係，這樣的計畫被視為廉價高效的手段，以達成美國國家安全目標。與美國情報合作方面，自從911恐怖攻擊事件後，兩國的情報交流合作日益密切程度於2001年成立反恐情報中心（Counter Terrorism Intelligence Center）達到高峰。該中心由泰國各軍種情報專長人員所組成，提供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每日情資與相關設施，並得以與泰國情報人員密切合作。尤其在911事件後，兩國在追蹤蓋達組織活動上成效卓著，較眾所周知是

2003年8月於曼谷近郊逮捕伊斯蘭激進份子首領 Hambali。此外，其他情報合作方面則包含軍事情報與共同打擊毒品行動等。⁶⁷

此外，蒙古距離中共東部邊界的北韓小於1000公里，使其在安全問題上成為一個潛在合作夥伴。蒙古一直與美國在發展日益緊密的安全關係，蒙古挑選其精英組成的150名蒙古遠征特遣部隊（Mogolian Expeditionary Task Force, METF）擔任阿富汗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SAF）。就該國的人口數而言，150名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兵力。該支部隊協助阿富汗國民軍機動野戰砲兵的訓練。蒙古這樣的舉動開啟了與北約和美國的更廣泛的關係，蒙古透過對伊拉克戰爭這一部署，也建立在美國政軍界的信譽。也促使了當時的美國前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和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成為第一個美國總統訪問該國。而歐巴馬政府也表示將在此基礎上持續進展，2010年8月，蒙古軍隊（Mogolian Armed Forces）和美國太平洋司令部進行了年度聯合訓練演習「可汗探索」（Khaan Quest）。兩國聯合演習首次在2004年進行，目的是進一步提高蒙古武裝部隊的維和與反恐的專業技能。「可汗探索」至今持續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觀察和參與，包括南韓、泰國、加拿大、印度、日本和斐濟等。⁶⁸

美國總統歐巴馬和印度總理辛格於2013年9月於白宮會面時表示，美國和印度將大幅提高彼此全球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尤其是地緣政治、安全和軍事合作。雙方會面並簽署公報，未來將加強軍事戰略關係，包括更加密集的國

防事務合作。美印防衛合作聯合宣言中宣稱，美國和印度有著共同的安全利益，並將對方以同等地位視彼此為最親密的夥伴。美國認為防衛合作是一種將印度納入安全架構的一個主要手段，透過把印度納入以美國為首的聯盟體系，藉由印度在印度洋的巡弋與合作，並使印度軍方依賴美國的技術和裝備。美印防務關係仍是兩國之間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支柱，雙邊國防貿易已經達到近90億美元。兩國政府也都致力於減少商業交易障礙，追求合作生產和共同發展的機會，以擴大雙邊關係。⁶⁹

過去10年，美國和印度已經舉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且更具實質意義的各軍種聯合演習。類似這樣的軍事交流關係，已是美印兩國合作關係上的主要領域之一。印度每年與美國進行軍事與人員的交流也遠比其他國家多，每年與美國之間約有超過50個類似的正式交流合作。就演習與人員交流而言，美印兩國的海軍合作最顯兩國近年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在印度洋上的海上安全合作，使美印兩國共同的戰略利益提升至更高的層次。雖然美印兩國的其他軍種也同時都有定期對話與交流，但由於戰略與後勤上的限制，使其他軍種的交流較不如海軍更為突顯。美印聯合海軍演習在規模和複雜性持續穩步增長，兩國進行最大規模的演習，代號為「馬拉巴爾」（Malabar）。馬拉巴爾演習於1992年首次舉辦，在1998年美國對印度武器擴散制裁之前，是迄今最受注目及最大規模的演習（2002年恢復）。旨在透過參與國部隊的協調和能量，在多國環境下計劃與執行戰術行動，參與國家包括日本、澳洲和新加坡。另外

，美印兩國還有多個較小規模的演習，如「哈布納格」（Habu Nag，兩棲作戰），「射毒眼鏡蛇」（Spitting Cobra，爆裂物處置），和「打撈行動」（Salvex，潛水和打撈）。由於規模與動作過大，曾引起中共要求演習相關資訊澄清美印企圖。⁷⁰

在與區域盟友的防務合作方面，美國已著手加強與亞太盟友的安全合作關係，防止中共利用軍事與外交手段，離間美國與區域盟友的合作。然而，這是一場外交與軍事合作的競賽，因為中共的經濟影響力也緊緊牽制著亞太諸國。美國與亞太國家發展多邊的安全合作，大致已從2005年開始佈局，並在2007年進入具體合作階段。在過去幾年內，美國、日本、澳洲與印度加強外交與安全合作的動作頻繁，主要進展包括：

（一）強化美日與美澳同盟

日本與澳洲是美國在亞太地區一南一北最重要的兩個夥伴，兩個夥伴在亞太地區形成如雙錨的態勢。2005年2月19日，美國與日本就舉行「2+2戰略對話會議」，型塑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美國與日本於2013年10月也持續在東京召開外交及國防部長級諮商會議（2加2會議），是美國國務卿及國防部長首度一起出席在日本召開的會議。美國國防部高層官員對媒體表示，日本在經濟及安全保障的領域上扮演著主導性的角色，美日同盟關係從歷史上看來，目前達到最高峰。美國官員高度肯定美日同盟，並認為美日同盟關係應該加強，2加2會議將凸顯日本對美國的重要性。至於美日兩國在2加2會議上協商重點係針對琉球



普天間基地遷移的問題、美日防衛合作方針的修訂、日本部署高性能雷達等設備，以因應北韓發射飛彈等。⁷¹另外日本和美國也展開防衛磋商，商討如何加強防衛網路攻擊。東京當局期盼能在全球安全事務上，扮演更積極角色。日本讀賣新聞（Yomiuri Shimbun）報導，因應網路攻擊的措施，將成會談的焦點。產經新聞（Sankei Shimbun）也報導，並表示「另1項重要議題是太空合作」。日本希望強化自身在全球安全事務上的角色，首相安倍晉三也期盼日本展現更具自信的軍事態勢。⁷²

另外，曾在2007年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2012年回鍋組閣後，再度提出類似構想「亞洲民主安全之鑽」（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圖1），明確點出中共擴張的威脅，警告東海與南海已快要淪為「北京湖」，希望拉攏印度、澳洲與美國，和日本一起建構「對中鑽石包圍網」。安倍主張，日本除與印度、澳洲與美國夏威夷連結，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形成保護廣大大海洋權益的「鑽石網」外，也應與英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紐西蘭和大溪地的法國太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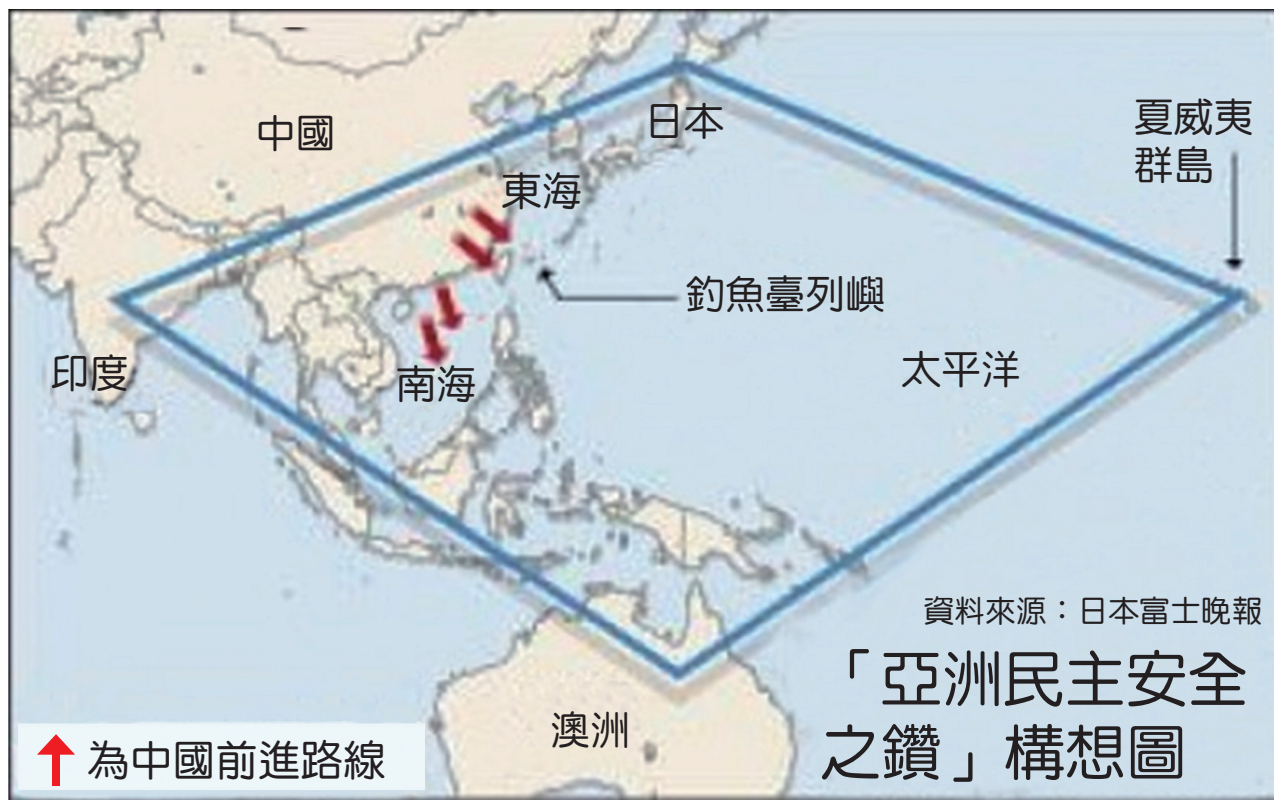


圖1 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圖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an/29/today-int1.htm>

海軍合作。相較於2007年安倍提出在歐洲大陸外圍，以協助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實現民主化，形成「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構想。「亞洲民主安全之鑽」似乎更具針對性，尤其是在當前日本和中共因釣魚台紛爭而關係緊張之際。在此同時，安倍2012年12月在國會發表首次施政演說時也強調，「要盡力、萬全地加強國境、離島的適當振興、管理、戒備」，「堅決維護

國民生命、財產和領土、領海、領空」。⁷³針對中國大陸公布「東海防空識別區」（圖2），行政院說，國安會已發布4點聲明，強調政府將堅定維護釣魚台列嶼主權，並重申總統馬英九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呼籲相關各方應自我克制，不升高對立行動；應擱置爭議，不放棄對話溝通；應遵守國際法，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政府立場明確而堅定，不容置疑。⁷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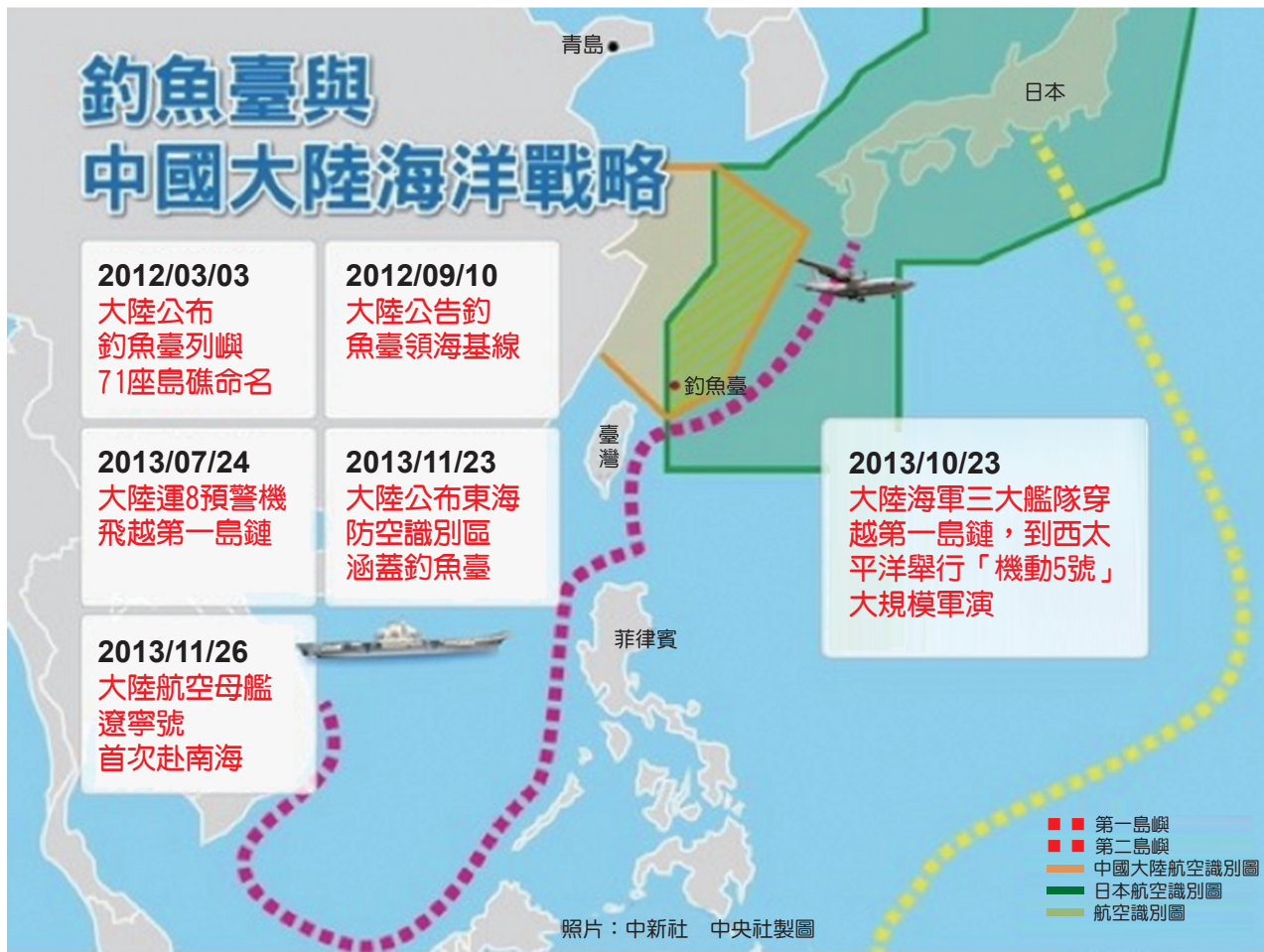


圖2 海防空識別區圖

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駐美國際支部，<http://www.kmtusa.org/>



在美澳方面，美國自2006年起，美國前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與日本前外相麻生、澳洲前外長唐納（Alexander Downer）首度召開美日澳三邊對話，敦促日本與澳洲在亞洲安全議題上，與美國保持一致立場。美國與澳洲於2011年9月宣布將網路領域納為美澳雙邊共同防禦條約的一環，意即一國受到網路攻擊，兩國將共同採取行動。這是歐巴馬政府首次與北約之外的國家正式展開此類合作，更是網路戰爭首次被規範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防禦條約內。美聯社分析指出，有鑑於來自太平洋地區，特別是中共和北韓的網路安全威脅日益增多，這項防禦合作協議益發重要；另一方面，由於美國對中共在亞太地區軍事力量不斷擴張感到關切，因此美澳聯盟的重要性也相對升高。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前國防部長潘內達在舊金山與包括澳洲外長陸克文在內等官員，就安全合作舉行年度會談。潘內達強調，美澳計畫把網路戰爭加入雙邊共同防禦條約，是反映「未來戰場」需求，美國將竭盡全力防禦網路攻擊，而且將在遭遇攻擊時主動出擊。除了宣布網路納入協防條約外，潘尼塔和澳洲國防部長史密斯將擴大軍事合作，雙方擴大美國在澳洲軍事態勢的協議獲致進展。其中包括讓美軍在澳洲存放裝備、向美國進一步開放軍事基地以及舉行更多聯合演習訓練，同時也將允許美國使用其港口設施。美國官員強調，美方希望澳方增加美軍可使用的基地並加強合作。⁷⁵

美日澳洲三國的國防外交首長近日頻密互動，針對亞太安全形勢的最新發展，討論如何

強化戰略同盟，以及修改美日防衛合作指南內容，從過去以因應朝鮮半島緊張狀況為主軸的設計，轉變為應對共軍在西太平洋地區擴軍的新形勢，與此同時，美國派遣F-22匿蹤戰鬥機進駐琉球的嘉納基地。顯示美國正採取和戰兩手策略，應對中共軍力擴張形勢，積極部署亞太地區海空整體作戰能量，並發展美、日、澳洲為主軸的亞太戰略同盟。⁷⁶為了在全球建立包圍、遏制蘇聯集團的態勢，美軍實行前沿防禦戰略（Forward Defense Strategy），前沿防禦可使美軍在全球爭奪中掌握前進部署、預置兵力和可立即反應的主動權。冷戰結束後，美國戰略重心從歐洲轉移到亞洲。在亞太地區，美國始終保持三大軍事安全同盟，即美國在東北亞地區加強了其與日本和南韓的雙邊軍事同盟，又在南太平洋地區加強了與澳洲的軍事同盟，美國軍方將其稱為「雙錨」戰略，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力量的功能。一旦該地區有衝突，便可從南北兩個方向進行干預。⁷⁷

（二）日本與澳洲簽署「安保聯合宣言」

澳洲前總理霍華德（John Winston Howard）於2007年3月出訪澳洲時，就與時任首相安倍簽署日澳「安保聯合宣言」。內容主要包括：加強兩國安保合作的行動計畫、加強兩國外長與國防部長對話，建立日澳二加二安保對話機制、提升兩國在聯合國反恐、救災與打擊犯罪等領域合作、提升日本自衛隊與澳洲部隊在防衛領域合作以及加強雙方在政治、安保與經濟領域合作，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⁷⁸強調除日澳雙邊合作之外，並與美國發展共同戰略及安全利益，研發飛彈防禦系統。日本專家分

析說，日本隊中共迅速增加軍事開支表示擔憂，而澳大利亞同日本的安全協議則對日本起到某種保證作用。日本和澳洲都意識到中共是一個潛在的威脅，而這個條約則被看成是針對這個風險的規避舉措。雖然協議沒有明指中共，但協議反映出許多國家，包括美國，對中共的擔憂情緒。據澳洲媒體報道，中共駐澳大使傅瑩已經對澳洲外長表示中共反對上述協議。中共學者也擔心這個協議會發展成亞洲版北約。

79

(三) 美印與日印戰略級防務合作關係

2005年，美國與印度簽署「防衛關係新架構」，宣布提升兩國在防衛與安全領域的合作關係。2006年3月，美國前總統布希訪問印度，承認印度核武地位，並且宣布建立「美印戰略夥伴關係」。同年5月，日本與印度簽署「國防合作協定」。12月，日本與印度正式宣布建立戰略夥伴關係。⁸⁰2010年，歐巴馬總統訪問印度，在印度的演講中將美印關係稱為21世紀起決定性作用的且不可或缺的伙伴關係，並明確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歐巴馬表示：未來希望看到聯合國安理會進行改革，將印度納入其中，使其成為其中的一個常任理事國。這番聲明是在美國將戰略重心向亞洲轉移的大背景下做出的。2012年6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潘內達在印度訪問時稱印度是美國重返亞洲的關鍵。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表示：美國亞太地區的利益首先是確保亞洲不能讓任何一個國家主導，這是美國的第一利益。第二個利益是確保與亞洲盟友不受到任何威脅。第三利益是確保亞洲開放的經濟區域，以

便所有國家都可與其他國家進行自由貿易。這三個利益是美國在二戰以來在亞太地區一直所追求的，而且未來很長時間也會這樣。⁸¹

此外，在南韓方面，美國一直希望取得南韓認可，將駐韓美軍重新打造為「快速部署部隊」（Rapid Deployment Forces），讓駐韓美軍具有「戰略彈性」的運用空間，可在區域內危機爆發時部署至其他地方，特別是涉及中共的台海軍事衝突事件中。南韓也承認美國全球軍事戰略轉型的合理性，以及駐韓美軍保有戰略彈性的必要性；換言之，企圖平衡美、韓兩個夥伴國在同盟關係中的地位，部分原因也在於兩國皆不同程度地種是來自中共的威脅。同時，美國也可能因為爆發台灣衝突事件，不顧首爾的看法，調動朝鮮半島的軍隊展開重新部署。不過，在實施「戰略彈性」概念同時，美國仍會謹慎維持立場，不致「違背南韓人民的意志」，讓南韓捲入東北亞的軍事衝突。⁸²整體而言，南韓在討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的演變時，會逐漸顧及中共的反應。長遠看來，南韓最後可能不允許駐韓美軍擁有彈性空間，拒絕其擴大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沒有首爾的同意下捲入其他東北亞事務。⁸³不過，除非美韓同盟出現重大裂痕，否則要影響這同盟關係的結構仍有限制。

放大範圍來看，美國的反恐戰爭改變了中亞的戰略全貌。目前中亞已由兩極結構變為三極結構，亦即除了俄羅斯和中共，美國主要已透過阿富汗進入，現已被視為中亞地緣政治的重要角色。另外，在北約「和平夥伴」計畫下，成立了由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



克斯坦組成的聯合維和部隊－「中亞維和營」。

有中共分析家認為，北約地緣有向外擴張的趨勢，已然超越歐洲中心地帶，並以軍事武力做為因應區域危機之道，預示著西方的軍事同盟已然升高危險等級，以及美國企圖主導全世界。⁸⁴從中共的角度而言，北約將承擔「全球使命」（Global Mission），而美國其他盟友則成為美國追尋安全主導下的小夥伴。中共也質疑，北約在中亞的和平夥伴計劃，至少有部分是以中共為目標。長期來看，中亞可能會成為美國為首的北約直接威脅中共的首要地區。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美國和印度曾私下討論建立「亞洲北約」（Asian NATO）。⁸⁵除了倡導北約向東擴張外，美國實際上也在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建立軍事基地，以支持其發起反恐戰爭。例如，馬納斯（Manas）空軍基地便被認為是全球反恐戰爭的關鍵。基本上，如果中亞國家不能從內部撫平伊斯蘭激進行動，美國就可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進一步藉機將軍力合理進駐該區。某些程度上，中亞國家認為美國勢力的確有其存在的價值。雖然中亞地區有以中、俄為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也是中亞權力平衡的要素，但美國一直被排除在外，是美國外交上的一個嚴重疏忽。然而，美國逐漸發現很難自外於以反恐為初衷的上海合作組織，因此，美國的態度可能轉變從早期忽視的態度轉而嚴肅看待或者最終成為組織的成員。⁸⁶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於2011年訪問緬甸，是近50年來美國訪問緬甸最高階層的官員，揭

開了美緬關係的歷史新頁，也是構築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中重要的一環。美國加強與東協國家經濟與安全關係意圖明顯，歐巴馬總統掌握住緬甸處於變革之際，且正設法擺脫被國際孤立的處境，期望藉由緬甸全面性改革，進一步催化東亞威權政體和平演變。雖然就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而言，短期之間期待緬甸疏離中共轉而親美的可能性不高，緬甸與中共的地理和歷史關係也難以被他國輕易取代。不過，美國利用東協對南海航行自由的共同認知，重新建構與傳統成員的盟邦關係，並將想方設法地與過去甚少接觸的柬埔寨、寮國與緬甸等國建立新關係。未來，美國逐步對緬甸解除經濟制裁似乎亦可預期。因為，經濟制裁壓力迫使緬甸向中共靠攏不符合華府利益與美國的亞洲戰略目標，更何況緬甸的民主改革，理論上也可催化中共的政治改革。長遠來看，緬甸的民主進程對中共影響，應該會遠比對中共圍堵更為實際。⁸⁷

伍、我國因應對策

一、加強全民國防推動：

當前國防施政首應落實國防法第三條「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的理念。其具體作為係以心理建設為基礎，鞏固全民心防，強化無形戰力；以軍事防衛為核心，強化部隊訓練，增強有形戰力；以民防工作為橋樑，堅實災害防救，貫徹平戰結合；以社會防衛為介面，跨越地域藩籬，凝聚全民向心；以經濟建設為後盾，厚植有形國力，結合國防民生。

並運用大眾傳播媒體，擴大宣揚全民國防

理念，期使全民建立「國防安全人人有關、國防建設人人有責」的認知，形成「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的共識，以達成「全方位、全民參與、總體防衛、民眾信賴」的全民國防目標。

二、落實「部隊安全、軍人安家、軍眷安心」的三安政策：

國防力量的核心為部隊戰力，而整體戰力的泉源則為「部隊安全、軍人安家及軍眷安心」。要做到「部隊安全」，各級幹部應確實遵照準則與安全守則之要求、落實武器裝備的保養與檢查、健全部隊管教與強化官兵心理輔導，以減少不必要的意外傷亡；要達到「軍人安家」，則舉凡軍人家庭生活照顧事項的優惠措施和軍人子女就學教育、甚至傷亡撫卹及遺族之照顧，都應經由立法來進一步獲得更為周延的保障，使官兵無後顧之憂，能全心全力投入戰備與訓練；要使「軍眷安心」，即應強化部隊與軍眷間雙向主動積極的聯繫和協助，讓軍眷得以掌握更多訊息，而由於強化部隊安全，乃使軍眷可以更為安心。政府這項三安政策的落實，將可以達到「部隊能維持優異的戰力；軍人安家因無後顧之憂，官兵在部隊或機關乃能全心全力投入訓練及戰備整備工作，建立堅實的戰力。更可以使優秀人才樂於從軍以及軍人樂於保國保鄉效命」的目標。因此，國防部將以此項政策為國防工作的重點指向。

三、推動區域安全合作：

近年來，由於中共積極進行軍事現代化及擴充軍備，肇致亞太多國對中共的企圖，存有相當疑慮與恐懼，產生「中國威脅論」之陰影

。因此，政府應考量以文化為導向，以經貿為後盾，積極爭取與亞太各國建立並發展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策略聯盟實質關係，佐以發展軍事外交，加強對外軍事交流，爭取軍事戰略合作，廣拓軍情預警管道，擴大國家生存與發展活動空間，以達到預防衝突、降低戰爭發生的機率。

四、推動並建立「自立自主、自給自足」的軍備目標：

由過去十多年來，國軍新一代兵力換裝及整備成軍的成功經驗，無論是陸軍飛彈、戰車、戰鬥直昇機、海軍艦艇或是空軍戰機的獲得過程，都充分顯示，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中，高性能武器裝備的獲得，必須先能自助才能得到人助。因此，建立自立自主，並朝自給自足目標努力的國防科技工業水準，是國防安全保障的重要關鍵。隨著科技發展，武器裝備不斷改良更新，即使國軍新一代兵力逐步成軍，但是，國防科技的研究發展，仍然必須持續推動。

五、落實「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戰略構想以及發揮聯合作戰功能之優質部隊及作戰指揮、管制系統：

近幾年國軍精兵政策下，新一代兵力編成，武器裝備更新，並配合精實案完成戰力整備後，已具備「主動」的戰略條件，有能力獲得一定程度的嚇阻效果。國軍將戰略構想，調整為「有效嚇阻、防衛固守」。並積極組建「小而精」、「反應快」、「高效率」的現代化部隊，建立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復透過資訊網路架構，建置自動化、數位化、專業化部隊及指管系統，構建攻守兼備之資訊戰力以及相



關的國防科技能力，強化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制功能。

六、提升戰力本質、整合發揮完備防戰力，遏制戰爭發生：

因應中共質量建軍及據以發展之戰略思維對我國防安全所形成的威脅，國軍從「成立國防大學、建置國防智庫、改善人才招聘、革新軍法體制、兵役制度及加強福利保險，提升整體戰力本質」上著手；也將藉精進聯合作戰指揮機制與建置「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系統」的系統整合工程，來發揮新一代兵力組合的系統作戰效能，期以完備的防衛武裝力量及戰略戰術作為，盡力維持兩岸軍力平衡，遏制發生台海軍事衝突。為有效因應中共戰術彈道飛彈攻擊、信息戰與超限戰等不對稱作戰威脅，國軍本「早期預警、立即反應、重疊攔截、有效摧毀」之作戰指導，併用消極之被動防禦與積極之主動攔截手段，循著「先低後高、先點後面」之理念，區分期程，整備戰力，逐次建立「由近而遠、由低而高、先保要竇、次求全面」的飛彈防禦體系。另以聯合「制空、制海、反登陸」及「資訊、電子戰」等有效反制性防衛作戰手段，力求不將戰爭或軍事衝突，帶入臺、澎本島陸地。

陸、結論

聯盟關係使美國在亞太地區維持重要的前沿部署，透過在日本、澳洲、泰國和南韓的前進基地設施，美國得以加強與非盟國的亞洲朋友訪問與聯繫，使美國得以維持對該地區可信

的安全承諾。由於在亞洲的軍事基地，美軍的行動範圍與勢力擴展到印度洋和波斯灣。美國透過與亞太傳統的主要盟邦均定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人道救援、軍事訪問，並與亞太各國共同針對軍事訓練、人道救援、海上保安以及軍事設施援用等。美國與亞太各國從過去五六十年来均已在平時建立緊密軍事合作關係，在聯合作戰方面早已建構良好的合作默契與高度互通性。顯見，空海整體戰發展與戰略部署早已布局多年，美國若能持續從多方議題主導亞太事務與亞太國家保持密切互動與合作，相信未來美國在亞太地區仍能發揮一定的穩定及嚇阻力量。

作者簡介

張琪閔

軍事學歷：陸軍官校專86年班、步校正規班335期、陸院98年班

民間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所、彰化師範大學光電所博士生

經歷：連長、後參官、作戰官、營長、科長、現任國防大學陸院教官。

服務單位：國防大學陸軍學院軍事理論組



註譯

- 1 Jeffrey A. Bader, "U.S. Policy: Balancing in Asia, and Rebalancing to Asia", Brookings,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4/09/23-us-policy-rebalancing-asia-bader> (檢索日期: 2015年1月12日)
- 2 Capt. Philip DuPree, and Col. Jordan Thomas, "Air Sea Battle: Cleaning the Fog," Armed Forces Journal, <http://www.armedforcesjournal.com/2012/05/10318204>, (檢索日期: 2015年1月8日)。
- 3 Jan Van Tol with Mark Gunzinger, Andrew Krepinevich, Air Sea Battle, CSBA, <http://www.csbaonline.org/publications/2010/05/airsea-battle-concept/>, (檢索日期: 2015年1月8日)。
- 4 Dan De Luce, "Top US Admiral Says Shift to Asia on Track Despite Budget Cuts," Defense News, May 7 2013, <http://www.defensenews.com/apps/pbcs.dll/article?AID=/201305071517/DEFREG02/305070023>, (檢索日期: 2014年12月14日)
- 5 John Kerry's Remarks at Tokyo Tech, "21st Century Pacific Partnership," Tokyo Japan, April 15, 2013.
- 6 Senate Armed Forces Committee, Statement of Admiral Samuel J. Locklear, U.S. Navy Commander, U.S. Pacific Command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U.S. Pacific Command Posture, (Washington D.C.: Senate Armed Forces Committee), 9 April, 2013, p.2.
- 7 蔣銳, 〈美增加亞太軍艦部署「無意制衡中共」〉《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 2012年6月2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6/120602_singapore_forum_us_military.shtml (檢索日期: 2014年11月14日)。
- 8 Allan Hawke and Ric Smith,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Posture Review (Canberra: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30 Mar 2012), p.18.
- 9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 10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p.2.
- 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p.2.
- 12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檢索日期: 2015年1月6日)。
- 13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檢索日期: 2014年12月30日)。
- 14 林穎佑, 〈解放軍海軍發展對亞太區域情勢與我國安全之影響〉, 「102年戰略與國防: 中共軍力發展與影響學術研討會」(桃園: 國防大學, 2013年5月27日), 頁69。
- 15 社論, 〈美中關係緊繃, 亞太情勢更趨複雜〉, 《青年日報》, 2012年8月30日, <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2/m1010913-b.htm>, (檢索日期: 2014年12月22日)。
- 16 中評社, 〈美擬放棄再平衡黃介正: 應只是放消息試探〉, 《中共評論新聞》, 2013年3月12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4/6/5/7/102465753.htm> (檢索日期: 2014年12月22日)。
- 17 蔡翼, 〈中共如何突破美國圍堵〉, 《亞洲週刊》, 第27卷4期, 2013年1月27日, 頁29。
- 18 Leon E. Panetta, "The Shangri-La Dialogue,"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 2012,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



- aspx?speechid=1681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4日)。
- 19 社論，〈美中關係緊繃，亞太情勢更趨複雜〉，《青年日報》，2012年8月30日，
<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2/m1010913-b.htm>，(檢索日期：2015年1月2日)。
- 20 Fareed Zakaria, “China’s Air Defense Zone: What You Need to Know,” CNN, Dec. 03, 2013, <http://globalpublicsquare.blogs.cnn.com/2013/12/03/>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4日)。
- 21 Ronald O’ 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September 5, 2013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p.50.
- 22 Ronald O’ 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September 5, 2013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pp.50-51.
- 23 Jan Van Tol with Mark Gunzinger & Andrew Krepinevich, Air Sea Battle, p.6.
- 24 胡文龍，蕭石忠，尹黎主編，《美中學者論海空一體戰》，頁3。
- 25 胡文龍，蕭石忠，尹黎主編，《美中學者論海空一體戰》，頁14。
- 26 Andrew F. Krepinevich, Why AirSea Battle? (Washington, D.C.: CSBA, 2010), pp. 6-8.
- 27 Jan Van Tol, Mark Gunzinger, Andrew Krepinevich, AirSea Battle, p. xiv.
- 28 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楊鎮甲譯，《海軍戰略論》，頁125。
- 29 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楊鎮甲譯，《海軍戰略論》，頁128。
- 30 Frank Hoffman, Contested Common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in a Multipolar Worl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0), p. 6.
- 31 Jan Van Tol, Mark Gunzinger & Andrew Krepinevich, AirSea Battle, p. 10.
- 32 Andrew F. Krepinevich, Why AirSea Battle?, p. 1.
- 33 胡文龍，蕭石忠，尹黎主編，《美中學者論海空一體戰》，頁14。
- 34 Benjamin Schreer, “Australia and AirSea Battle,” The Strategist, Apr. 15, 2013, <http://www.aspistrategist.org.au/australia-and-airsea-battle/>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1日)。
- 35 Jan Van Tol with Mark Gunzinger & Andrew Krepinevich, Air Sea Battle, p.9.
- 36 Greg Grant, “CSBA AirSea Battle Concept: More Stealth, Long-Range Strike to Counter Chinese Battle Networks,” Defense Tech, May. 18, 2010, <http://defensetech.org/2010/05/18/csba-releases-its-airsea-battle-concept/>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0日)。
- 37 Jan Van Tol & Mark Gunzinger & Andrew Krepinevich, Air Sea Battle, p.27.
- 38 Zachary Keck, “AirSea Battle, A2/AD and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The Diplomat, Aug. 6, 2013, <http://thediplomat.com/2013/08/airsea-battle-a2ad-and-the-offense-defense-balance/>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1日)。
- 39 David Gompert, “Escalation Cause,” The Diplomat, Aug. 2, 2013,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8/02/escalation_cause_air_sea_battle_china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1日)。
- 40 沈明室，〈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2011年第74期，頁31。
- 41 蔡明彥，〈後賓拉登時期的南亞安全情勢〉，《戰略安全研析》，頁10。
- 42 Todd Harrison, Strategy in Austerity (Washington, D.C.: CSBA, 2012), pp.3-4.
- 43 Jonathan W. Greenert & Norton A. Schwartz, “Air-Sea Battle,” The American Interests, Feb. 20, 2012,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s/2012/02/20/air-sea-battle/>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1日)。
- 44 曾復生，〈大陸反介入戰略與美國應對部署〉，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2年1月17日，
<http://www.npf.org.tw/post/2/10250>（檢索日期：
 2014年12月17日）。
- 45 Fareed Zakaria, “China’s Air Defense Zone: What You Need to Know,” CNN, Dec. 03, 2013,
<http://globalpublicsquare.blogs.cnn.com/2013/12/03/chinas-air-defense-zone-what-you-need-to-know/>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4日）
- 46 胡文龍，蕭石忠，尹黎主編，《美中學者論海空一體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2），頁15。
- 47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1), p.100.
- 48 胡文龍，蕭石忠，尹黎主編，《美中學者論海空一體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2），頁3。
- 49 Daniel R. Russel, “The Asia Rebalance is Here to Stay,” Huffington Post, Dec. 31, 2013,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daniel-r-russe>（檢索日期：2015年1月2日）
- 50 Ralph A. Cossa, Brad Glosserm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09), p.32.
- 51 張凱銘，〈多重平衡觀點下的美國亞太戰略〉，《中華台北APEC研究中心》，2012年10月第157期，頁7-8。
- 52 Ralph A. Cossa, Brad Glosserm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09), p.5.
- 53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1), p.104.
- 54 Evan S. Medeiros, *Pacific Currents* (CA: Rand 2008), pp.41-42.
- 55 陳一新，〈美國真的反對安倍參拜靖國嗎？〉，《中時電子報》，2013年12月30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4/11201312>（檢索日期：2014年12月30日）。
- 56 Mark E. Manyin, Mary Beth Nikitin, Emma Chantlett-Avery, *U.S.-South Korea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summary.
- 57 Mark E. Manyin, Mary Beth Nikitin, Emma Chantlett-Avery, *U.S.-South Korea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pp.9-11.
- 58 Evan S. Medeiros, *Pacific Currents* (CA: Rand 2008), p.97.
- 59 Analysis, “U.S.-Philippines Relations,” Global Securit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檢索日期：2015年1月1日）
- 60 Evan S. Medeiros, *Pacific Currents* (CA: Rand 2008), p.114.
- 61 Analysis, “U.S.-Philippines Relations,” Global Securit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ph>（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1日）
- 62 梁東屏，〈美國一直是區域強權〉，《聯合新聞網》，2013年11月29日，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487801（檢索日期：2014年12月5日）
- 63 Paul Dibb, “U.S.-Australia Alliance Relations: An Australian View,” World Security Network, Nov. 5, 2005,
<http://www.worldsecuritynetwork.com/Australian-View>（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1日）
- 64 Analysis, “Australian Foreign Relations - United States,” Global Securit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australia/forrel-us.htm>（檢索日期：2015年1月2日）
- 65 Emma Chanlett-Avery, Ben Dolven, *Thailand: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 p.12.
- 66 Emma Chanlett-Avery, Ben Dolven, *Thailand: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 p.13.
- 67 Emma Chanlett-Avery, Ben Dolven, *Thailand: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 p.14.
- 68 J. Berkshire Miller, "Why the US and China Woo Mongolia," The Diplomat, Mar. 7, 2011, <http://thediplomat.com/2011/03/why-the-us-and-china-woo-mongolia/>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9日)
- 69 Deepal Jayasekera and Keith Jones, "Obama and Singh pledge major increase in US-Indian military-strategic ties,"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Sep. 30, 2013, <http://www.wsws.org/en/articles/2013/09/30/indi-s30.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9日)
- 70 K. Alan Kronstadt and Sonia Pinto, India-U. S. Security Relations: Current Engagement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 p. 6.
- 71 記者楊明珠, 〈美日外交國防諮商會 下月召開〉, 《中央通訊社》, 2013年9月28日,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309280281-1.aspx>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日)。
- 72 中央社, 〈美日將磋商 加強防衛網路攻擊〉, 《中央廣播電台》, 2013年9月30日,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453740&id=1&id2=2 (檢索日期：2015年1月1日)。
- 73 編譯林翠儀, 〈聯合美、澳、印度 安倍組「對中包圍網」〉,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3年1月29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an/29/today-int1.htm>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日)。
- 74 中國國民黨駐美國國際支部, 〈海空防不因陸識別區改變, 政府將表嚴正立場〉, <http://www.kmtusa.org/> (檢索日期：2015年6月18日)。
- 75 編譯陳成良, 〈美澳協防 首度納入網路戰〉,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1年9月16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sep/16/today-int3.htm>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日)。
- 76 曾復生, 〈美日澳結盟應對共軍崛起〉,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2013年1月22日, <http://www.npf.org.tw/post/3/11893>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1日)。
- 77 潘東昇, 〈美國陸戰隊在亞太地區發展變遷之芻議〉, 《海軍學術雙月刊》, 2012年6月1日, 第46卷第3期, 頁90。
- 78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joint0703.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日)。
- 79 評論, 〈“亞洲北約”？澳日將簽安全協議〉, 《BBC中文網》, 2007年3月12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440000/newsid_6441000/6441099.stm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日)。
- 80 蔡明彥, 〈美國東亞軍事優勢地位的挑戰：中共「反介入」與美國「反反介入」的角力〉, 《全球政治評論》, 第21期, 頁79。
- 81 任禹陽, 〈美國重返亞洲背景下的美印關係〉, 《美國之音新聞網》, 2013年5月14日, <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us-china-india-part-1-20130514/1660614.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日)。
- 82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Diplomatic White Paper (Seou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Republic of Korea, 2007), pp.57-58.
- 83 翁羅素 (Russell Ong) 原著, 國防部譯, 《中共與美國的戰略競爭》(台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2012), 頁198。
- 84 Wan Naicheng and Jun Xiu, "Whither NATO,"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o.2 (1999), pp.27-32.
- 85 Analysis, "US Dreams of Asian NATO," China Daily, 18 July 2003.
- 86 翁羅素 (Russell Ong) 原著, 國防部譯, 《中共與美國的戰略競爭》(台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2012), 頁223。
- 87 社評, 〈美緬新局打亂中國大陸與東協關係〉, 《旺報》, 2011年12月06日,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0&docid=101750103 (檢索日期：2015年1月1日)。